



芥川龙之介散文精选

魏大海 编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世界散文八大家

柳鸣九 主编



Ryūnosuke Akutagawa

芥川龙之介

散文精选

魏大海 编选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芥川龙之介散文精选 / 柳鸣九主编; 魏大海编选.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5
(世界散文八大家)
ISBN 978-7-5507-0911-9

I. ①芥… II. ①柳… ②魏…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957号

芥川龙之介散文精选

JIECHUANLONGZHJIE SANWEN JINGXUAN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梁萍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深圳斯迈设计
0755-8314422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3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 柳鸣九

“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是这些年来已经出版过的多种世界散文选中，较为别具一格、多少另有新意的一种。其新意就在于编选成集的角度不像过去一些选本那样是以国别分集，而是以作家个人成集。其作家总数，则不多不少，恰好是八位。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数字文化：八仙过海、唐宋散文八大家、武学八大金刚，甚至烹调术中的八珍丸子……都是古已有之。正是出于这种沿用传统的意识，深圳海天出版社前几年请季羨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出版后颇获成功，现在余兴未尽，又约请我主编这套“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以期构成他们散文出版中的“双壁”。这便是这一套书的来由。

世界散文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各国的散文文库也有其客观的存量，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好恶为转移。如何选？选多少？是取其六，还是取其八？都不是一个绝对真理问题。而选这一些，不选那一些，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本套书所选的这八位，我只能说是根据我个人对世界散文历史的认知，选取了我心目中较有影响、较有广泛声誉者。而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则选取了较大程度上投合更广泛读者的口味者——也就是说，力求避免过于保守或过于前卫。这种选法实不敢期望能获得所有行家知者一致赞同，至于这

八位散文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已分别由各卷的编选者加以论述，就用不着我再赘述了。

倒是有一个问题，这里必须着重加以说明，那就是：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因为，凡读论散文者，凡编选散文集者，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至少也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的散文理念、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源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人群的经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在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上，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传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园林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练，通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所以，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

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也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

现在，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其用于人类各种活动中不外记事、论说与歌咏等各种形式，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讲究到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以及修辞学的运用，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那么它们离散文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便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便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便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一张写得很讲究的公文告示，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不过是写得义正词严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世界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

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做基础，小说与戏剧这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可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而散文的写作则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人际关系及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辨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皆可成为散文佳品。

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化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去，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为散文，又称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可说是构成了散文王国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

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形象性、堪称经典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意。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散文的研究、梳理、编选、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选本序：一位具有中国古典美的异域作家

◎ 魏大海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笔名“我鬼”。出生后9个月，其母精神失常，旋被送至舅父芥川家做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家庭氛围对芥川龙之介日后的生命历程和文学经历皆产生很大的影响，芥川中小学时代的读书经历或阅读范围包括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等近代日本文学巨匠的作品。1913年，芥川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1914年与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两次复刊《新思潮》，促进了文学新潮流的文坛传播。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名作有《罗生门》（1915年）、《鼻子》（1916年）、《芋粥》（1916年）等，确立了芥川新兴作家的地位。1917年至1923年，先后出版六部短篇小说集题名为《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春服》。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始自历史题材小说，后转向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题材，最后则是现实题材的小说。1927年7月24日，芥川因健康、思想压力等多重原因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时年35岁。一般认为，“芥川自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相关，在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的文坛状况下，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到了强烈的时代躁动与不安（所谓“恍

惚的不安”)。过分敏感的神经令之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逃向了通俗小说领地,芥川却苦于无法效仿。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心中苦闷,“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

芥川的非小说类散文作品是芥川创作生涯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日本20世纪初一代文豪特有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关注。当然,那类作品也是了解、感知、解读其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关注、介绍芥川龙之介非小说类散文作品之前,有必要简单描述其创作经历(主要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共识,芥川是20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发展了日本的短篇小说文学类型,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起独自の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因此,在20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坛,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芥川文学”本身特异的文学价值上,也体现在“芥川之死”包含的文学史分期的象征意义上(现代日本文学史的起始之象征)。一年一度、延续至今的“芥川文学奖”,亦是日本现当代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大奖,长期在日本文坛发挥着重要的奖掖和推动作用。总之,“芥川之死”对当时的日本社会 and 日本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人谓之为“北村透谷第二”。

不言而喻,芥川龙之介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在小说,样式上擅长的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获得了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鼻子》的创作特征在于,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特定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再创作。短篇名作《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出处同样是《今昔物语》。不过,根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朴素而简单,显现为一种没有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芥川却要给那样的“存在”增添人类的“认识”与“逻辑”。芥川历史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性虚构探究了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如小

说《罗生门》的描写悬念迭起，同时显现出故事中探究抽象理念或哲学问题的意欲。仆人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生存理由中——或饿死或沦为盗贼。另一部历史小说代表作《地狱图》，亦在环环相扣的精湛描写中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哲理性或理念性艺术画面，通过一种极端化图景展示了权力与艺术的对垒。《地狱图》也被称做芥川龙之介“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芥川的创作生涯前后10年余（1916～1927）。创作倾向上，他厌弃自然主义的忠实告白，题材上选择了无关乎“自我”的往昔世界。前述《鼻子》、《罗生门》、《地狱图》及名作《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戏作三昧》等，几乎统统是具有特定类型特征的历史小说。芥川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芥川却以自身近代式的理性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有观点认为，芥川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亦须指出，芥川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气度也曾受到文学巨匠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影响，其现实生活异常纯粹，一切围绕着文学。他也十分了解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化艺术，对日本艺术如和歌、俳句、现代诗歌乃至古代美术和戏剧，均有较深的造诣或了解。芥川龙之介又被称做日本最后一位富有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一种另类批评值得一提：在当代日本著名文论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曾提及举足轻重的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的装置”或超越论式意义缺乏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唯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行人认为重要的并非芥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芥川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这样的评价有趣而独特。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

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实际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的观察基于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柄谷行人这些评价似乎有点儿不易理解，却异常重要地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的特殊意义。

在本序中简单回顾芥川文学的中文译介同样必要。芥川小说的中文译介最早见之于鲁迅、周作人编选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鲁迅最早翻译的是芥川的名作《罗生门》和《鼻子》。1927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鲁迅、方光焘、夏丏尊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罗生门》和《鼻子》仍采用了鲁迅的译作。夏丏尊翻译了若干中国题材小说如《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以及芥川的非小说类作品《中国游记》，游记中涉及章太炎、郑孝胥等当时的中国名流。芥川去世后，鲁迅在其创刊的《文学研究》（1930年）上刊出了唐木顺三的文章《芥川龙之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韩侍桁译）。中国的文学创作界和翻译、研究界一直重视芥川龙之介在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楼适夷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吕元明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1981年）；一些日本文学选集中也重点纳入了芥川的作品（如文洁若、高慧勤分别选编、出版的《日本短篇小说选》）。1998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200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魏大海主编的《芥川龙之介全集》。

总的说来，芥川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评论等多种文类。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芥川龙之介全集》首次翻译出版了芥川的非小说类作品。但多数散文、随笔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唯《中国游记》是个例外。游记包容了时代、国别、地域等比较性的多种文化要素，为历史、现时特定的比较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意义解读的范本。例如游记中涉及芥川与章炳麟对话的相关描写，曾令巴金等中国作家、文化人反感和不满。关乎这部游记已有许多前沿性研究。有趣的是，芥川在1924年随笔《僻见》中论及章太炎，却褒崇之意溢于言表。他说，“先生确乃圣

贤之人。时闻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赞扬葛饰北斋，痛斥涩泽子爵，闻所未闻哪位日本通似章先生那般一箭射向因桃而生的桃太郎。先生此箭，其真理性超乎所有日本通的雄辩。”游历中国之前，芥川心目中的中国是古典作品中理想的中国，现实中芥川却感受到强烈的反差，他并不喜欢现实中异化的上海，映入眼帘的欧化的上海正是“不合时宜的西洋”（西洋的翻版）。芥川的这部“散文游记”不时体现出作者自幼惠受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之影响，仰慕之情随处可见，种种犀利、直率的批评亦切中当时中国之时弊。显然，芥川循着独自の作家秉性和写实性短篇小说的辛辣文体有感而发，并不取巧地刻意回避。最早翻译芥川小说代表作《罗生门》的鲁迅，创作上明显受过芥川文体之影响，鲁迅也曾注意到中国文坛对于《中国游记》的种种反应，却同时强调中国的青年应更多阅读芥川的作品，鲁迅声称，自己也会继续翻译芥川的一些作品。鲁迅并不以为芥川是在说中国的坏话，他希望中国青年更多了解芥川的文体和对问题的思考方式。无疑，《中国游记》也是了解芥川散文的上佳文本。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解读，或可整体上了解芥川散文的基本特质。有评价称，《中国游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历史断层，是“日本人眼中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文本之一。需要说明，本书选录的仅有《中国游记》中尤具代表性的《上海游记》和《北京日记抄》两篇。

在短短12年创作生涯中，芥川写过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芥川的小说文字典雅、洗练、辛辣、精深有趣、寓意深刻。这种特征在其非小说类作品散文、游记、札记中，亦有着十分透彻的展示或体现，尤为典型的正是前述《中国游记》。此次选编的《芥川龙之介散文精选》体现了芥川散文、随笔的基本特色。入选文章，除前述《中国游记》中的《上海游记》和《北京日记抄》，艾莲（高慧勤笔名）翻译的“日录抄”，也包括其他重要文章《大川之水》、《京都日记》、《东京小品》、《东洋之秋》、《素描三题》、《本所与两国》、《肉骨茶》、《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野人生计事》、《澄江堂杂记》、《杂笔》等。

入选作品代表性地反映了芥川文学小说以外创作的另一侧面，集中展现了作家芥川的文化品格——文化关注、精神气质、文体风格、

艺术创作理念及与现实相关的诸般问题。

通过这样的散文、随笔，似可加深读者对于芥川创作理念、美学思想、政治态度乃至当时社会背景的了解或认识。此外，由芥川的散文亦可了解到，芥川如数家珍般地熟悉西洋的文学创作。但更加重要且别具特色的，是芥川散文中体现的对于中国古典的熟知或艺术文化修养。其尤具魅力的对中国古典文化、文学或艺术的感怀与描写，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熟知乃至广泛涉猎后的信手拈来，实令当世中国文化人汗颜。

不难发现，游记和关乎地方风土人情的小品、随笔构成了芥川散文的重要内容。除前述《中国游记》外，其他相关文章有《京都日记》、《东京小品》、《寒山拾得》、《东洋之秋》、《长崎小品》、《横须贺小景》、《在轻井泽》、《本所与两国》等。以上散文从不同侧面抒发了芥川关乎地方文化、风土人情乃至比较性文化特质的感怀或认知。

谨以本精选集，纪念高慧勤老师。本选集译者除艾莲（高慧勤老师）外，有侯为、周昌辉、刘小俊、刘立善、秦刚等诸位同仁，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目录

芥川龙之介散文精选

总 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柳鸣九 / 001
选本序：一位具有中国古典美的异域作家·····	魏大海 / 006
大川之水·····	001
创 作·····	006
扬帆起航·····	009
青 蛙·····	012
饶 舌·····	014
南 瓜·····	016
京都日记·····	019
恶 魔·····	023
窗 口——致泽木梢·····	025
服 装·····	027
忘不掉的印象·····	029
东京小品·····	030
沼 畔·····	034
寒山拾得·····	036
东洋之秋·····	038
动物园·····	040
LOS CAPRICHOS（狂想曲）·····	048
长崎小品·····	054

漱石山房之冬·····	058
我的散文诗·····	060
卡奇卡奇山·····	065
商贾圣母·····	067
教训谈·····	068
鹭鸶与鸳鸯·····	069
雪·····	071
诗 集·····	072
钢 琴·····	074
腊 梅·····	076
娑罗花·····	077
微 笑·····	078
老虎的故事·····	080
两位朋友·····	083
横须贺小景·····	085
梦 呓·····	087
O君的新秋·····	088
梦·····	091
鴉 片·····	092
国 槐·····	095
捉迷藏·····	096
我·····	097
某社会主义者·····	099
尘世的辛苦·····	101
贝 壳·····	102
春 夜·····	109
在轻井泽·····	112
在都市——或在1916年的东京·····	114
仙 女·····	117
仙 人·····	119

见闻录·····	120
素描三题·····	121
由机车所想到的·····	124
追 忆·····	127
本所和两国·····	143
凶 兆·····	165
鹄沼杂记·····	167
杂 笔·····	169
点 心·····	184
中国画·····	193
野人生计事·····	195
澄江堂杂记·····	200
续澄江堂杂记·····	221
葬礼记·····	224
龙村平藏的艺术·····	228
一篇作品竣事之前——关于《枯野抄》与《基督徒之死》·····	230
世间与女人·····	232
大地震杂记·····	234
娼妇之美与冒险·····	241
我的俳谐修业·····	242
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	244
日本的女人·····	246
结婚难与恋爱难·····	254
病床杂记·····	257
病中杂记——《侏儒的话》代序·····	259
上海游记·····	262
北京日记抄·····	299
田端日记·····	308
我鬼窟目录·····	313
长崎目录·····	319